

马伯庸

作品

# 古董局中局

新版

人活在世上，总得坚持点特别蠢但你自己认为对的事

CS  
湖南文艺出版社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- 3 -

掠宝清单

# 古董局中局

马伯庸

新版

3.  
掠宝清单

CS

湖南文艺出版社



湖南文艺出版社  
CS-BOOK

图书在版编目 ( CIP ) 数据

古董局中局 . 3 / 马伯庸著 . — 长沙 : 湖南文艺出版社 , 2018.6  
ISBN 978-7-5404-8634-1

I . ①古… II . ①马… III 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 . ①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 2018 ) 第 067785 号

© 中南博集天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。本书版权受法律保护。未经权利人许可, 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本书包括正文、插图、封面、版式等任何部分内容, 违者将受到法律制裁。

上架建议: 畅销·长篇小说

GUDONG JU ZHONG JU.3

古董局中局 .3

作 者: 马伯庸

出 版 人: 曾赛丰

责任编辑: 薛 健 刘诗哲

监 制: 蔡明菲

出 品 人: 郑冰容

特约监制: 游婧怡

特约策划: 邢越超 张思北 刘宁远

特约编辑: 朱冰芝 胡 可

营销支持: 李 群 傅婷婷 张锦涵

封面设计: Topic Design

版权支持: 中联百文

版式设计: 李 洁

内文排版: 百朗文化

出版发行: 湖南文艺出版社

(长沙市雨花区东二环一段 508 号 邮编: 410014)

网 址: [www.hnwy.net](http://www.hnwy.net)

印 刷: 三河市鑫金马印装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mm × 1092mm 1/16

字 数: 335 千字

印 张: 19.5

版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5404-8634-1

定 价: 45.00 元

若有质量问题, 请致电质量监督电话: 010-59096394

团购电话: 010-59320018



## 目录 Contents

### 第一章 君子棋

许一城对他的杀气恍若未觉，他拿起一枚红炮：“错不了，明代象棋的炮，都是写成‘包’，一棋四‘包’，二红二黑。到了清代，才开始写成‘炮’字。所以这副棋，肯定不是明物。”刘一鸣和黄克武同时倒吸一口凉气。这“炮”与“包”的门道儿，任何一个掌眼的人都能看出来，可许一城当着吴郁文的面直言不讳地点出来，却是要惹下泼天大祸的。 / 001

### 第二章 血书

方老山觉得脊梁骨都是冷汗，他低头一看，才发觉自己刚才扯得太快，那白纸居然只剩下半张，吓了一跳。他还指望拿这个去清华换报酬呢，于是赶紧展开看看。这半张纸是张信笺，上头是一个手写的“陵”字，字迹潦草，旁边还拍了一个血红色的手掌印，五指痕迹清晰可见。这纸的下半截应该还有字，估计被刚才那些人带走了。 / 019

### 第三章 东陵盗案

两人听到这个消息，大为骇然。东陵在直隶遵化州马兰峪，里面葬有顺治、康熙、乾隆、咸丰、同治五个皇帝，以及包括慈禧、慈安在内的十四个皇后和一百多个嫔妃，是清宗室第一大陵。清帝逊位十七年，余威犹在，所以民间虽然盗墓成风，但皇室陵墓一直还保存完好。想不到今日终于出现了第一个敢吃螃蟹的贼，居然打起了东陵的主意。 / 041

### 第四章 追凶

阿和轩眼中精光暴射，“唰”地拔出佩刀掷出去，霎时钉在许一城头顶的土壁之上。刀身挡住了冲在最前面的几根尖竹，许一城得了一点缓冲时间，身子急忙往回一缩。随即那些尖竹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，有十几根直直扎在了许一城刚才站立之处。倘若晚上半秒，只怕许一城已经被万箭穿心了。 / 055

### 第五章 恶诸葛

“这些案子，人人都知道他们是真凶，但就是没人敢去缉拿。这个王绍义外号叫‘恶诸葛’，极其狡诈。派员来查，他们就杀；大兵来剿，他们就跑。到了后来，部门之间互相推诿，警察厅说这是剿匪，须由军部出兵；军部说这是地方治安事件，军人不便干涉。一来二去，索性谁都不提这个名字，当他不存在了。” / 079

### 第六章 平安城死局

现在，他们终于明白，王绍义那句“慈禧墓的事，知道的人越少越好”是透着何等的杀气。留一个，杀两个。这已经不是求财，而是求生了。赢了，荣华富贵等在眼前；输了，性命就交待在这平安城里。王绍义不在乎手里再多这么几条人命。阴司间，果然是阴司间。生人进了阴间，又怎么能活着回来？ / 103

## 第七章 《支那古董账》

药慎行肌肉一抖，扑通跪倒在地：“我看到的名单，大多是熟货，以汉唐宋明几代居多。慎行这点轻重还是分得清楚的。”许一城敏锐地捕捉到了他的用词：“大多？这么说，你还是看见了几件阴货喽？”药慎行脸上露出一丝恼怒，但许一城紧抓不放，他只得无奈答道：“那本古董账是按照年代排序的，我无意中翻到最后一页，只看到那么一件阴货，标明是清代的。” / 137

## 第八章 局势大乱

李德标上一步，把手枪对准许一城太阳穴，缓缓扣动扳机。突然，天空“咔嚓”一声霹雳巨响，一道极耀眼鲜明的闪电切开夜空，让包括李德标在内的所有人浑身一震，这扳机竟没扣下去。 / 157

## 第九章 金蟾传信，无常见珠

一般下乡收货的古董商，除了摆出金蟾，如果有特别想要收的东西，还会在旁边立个牌子，指明要哪一类古玩。考虑到许多老百姓不识字，有时候还会摆一件实物在那儿——这叫“金蟾分水”。许一城会根据自己情况，按照事先约定好的暗号，写明收什么类的东西。这样一来，付贵和黄克武根本不需要接近客栈，只消找个人远远地把金蟾分水的名单抄下来，就知道他目前的状况了。 / 185

## 第十章 东陵前，马兰峪，黑吃黑

战场上依然子弹横飞，孙军的火力朝着这边延伸，马兰关前黑压压地躺着一片尸体。王绍义却不管不顾，迈着大步朝马车走去。许一城一抬头，看到他目露凶光，知道“恶诸葛”已经知道真相了。一个惯称“诸葛”的人被人耍了，那么残留下来的，就只有一个“恶”字了。 / 205

## 第十一章 孙殿英炮轰慈禧墓

慈禧墓里的宝贝，那是真多，连过道里都堆满了各种珠串、金佛、玉珊瑚什么的。结果碰到这些乱兵，慈禧棺材被撬开，她身上盖的经被，嘴里含的宝石、头上戴的珠冠，甚至镶嵌的金牙都被拔了出来。地宫内的其他珍宝也被劫掠一空。慈禧的尸骸被抛到墓道上，脑袋被踩得稀巴烂。……刘一鸣亲眼所见，那对慈禧太后枕在脑袋后头的国宝翡翠西瓜，被谭温江亲手交给了孙殿英，他左看右看，笑得嘴都合不拢。 / 221

## 第十二章 剑中机关

这一切悲剧的起源，这一切疑团的终点，终于被他握在了手里。许一城眯起眼睛，仔细地观察着它的每一处细节，态度前所未有的严肃。九龙宝剑的剑柄和剑格由一整块良质美玉雕成，全无拼接痕迹，这说明原玉体形惊人。这么大块的极品原玉，只雕成这么一点，玉料十不余一，真是奢侈得惊人。另外，在剑柄外侧，还覆有一层装饰用的紫金利玛铜条。这紫金利玛铜是清官秘藏的响铜，是用红铜、金、银、锡、铁、铅、水银、五色玻璃面、金刚钻熔炼而成，产量极稀，一般用来铸造御奉佛像。这把宝剑能用紫金利玛铜装饰，足见重视。 / 235

## 第十三章 生死一诺

他一低头，发现许一城从怀里掏出一块木牌，恭恭敬敬地摆在武将壁画的下边。……借着火光，海兰珠看到那木牌上写着“陈公维礼之位”几个字，心头一阵狂跳。许一城在牌位前把双手抬起，八指交拢，先是手背翻手心，拜三拜，然后大拇指交抵，再拿开。再拜三次。这手势她知道，许一城告诉过她。这叫托孤拜，行了此拜，就一定要完成死者嘱托，生死一诺。 / 265

后记 / 287

番外一 国庆 / 291

番外二 小年 / 299



古董局中局3

第一章

君子棋



这是民国十七年的五月下旬，北京正当春夏之交，满城槐树俱已开花。这时节天气渐热，最易起大疫，民间忌讳最多。忌糊窗，忌搬家，不剃头，不晒床，都指望望着到端午那天避了毒恶，才好整治。所以，老百姓都叫“恶五月”，一到这月份，一准得出点么蛾子。

今年大暑未起，倒来了一阵大风。这风张牙舞爪，声势极大，裹挟着漫天的沙尘盖过潭柘寺，罩住香山，一路浩浩荡荡地往城里头疯灌，一连好几日不停歇。那可真是尘霾蔽日，触目皆黄。整个四九城跟放久了的老照片似的，灰蒙蒙的天、灰蒙蒙的地、灰蒙蒙的城墙。街上走的都是灰蒙蒙的行人和骡马，搞得人心里也是灰蒙蒙的。

北京每年都刮沙尘，可多是在春天。而今年这风格外邪行，居然挑在了“恶五月”。老一辈儿的人说这风有来历，叫作“皇煞风”，专门克皇上的。崇祯爷上吊那年，北京刮过一次；袁世凯死那年，也刮过一次；再往后，宣统帝被冯玉祥撵出紫禁城那年，这风又来了。所以，今年“皇煞风”一起，又赶上恶五，北京的老人心里都犯嘀咕，恐怕……这又要改朝换代了吧？

黄克武手里抱着个宝蓝皮儿的包袱，顺着天坛根儿一路往西踉踉跄跄地跑去。在这样的大风天里顶风前行，饶是他十七八岁的精壮身子骨，都得弓着腰低眉敛气。稍微跑得快了点，一张嘴就是满口沙子，一喘气就一鼻子呛灰。可事急如火，黄克武哪里顾得上抱怨天气，他把毡帽帽檐拉得更低一些，脚下片刻不停。

他刚过虎坊桥，劲风忽起，比胭脂粉还细的黄土面儿洋洋洒洒地飘旋而起，顿时散成遮天蔽日的土雾。别说远处的前门塔檐和近处大栅栏的招牌，就是街对面拴的骡马，隔开几步都看不清楚。黄克武眯着眼睛只顾低头狂奔，没瞧见前头突然从土雾里冒出个人影，他收不住步子，“哎哟”一声与那位重重撞了个满怀。黄克武身上有功

夫，往后退了几步，拿桩站稳了，对方却倒在地上。黄克武赶紧俯身去搀扶，刚一猫腰，不由得暗叫不好——那位身上穿的是蓝灰军装，头上扎着条脏兮兮的绷带，手里还拿着一杆辽十三式步枪，这是奉天兵！

奉天兵是张作霖带到关内的东北军，军纪很差，老百姓私下里都叫他们“胡子兵”。自从民国十七年年初南北再次开战以来，张大总统在山东、河南的战事一片糜烂，北伐军一路北上，北京城里的奉军伤兵越来越多。上头不管饷，这些伤兵手里除了一杆枪什么都没有，于是，三五成群，逢人就抢，见店就砸，警察都不怎么敢管。

黄克武不愿在这里多生事端，拱手匆匆说了声抱歉，转身想趁着沙尘天气溜走。不料那个奉天兵从地上爬起来，“哗啦”一声拉动枪栓，把手里的步枪对准黄克武，厉声喝道：“撞了老子还想走？”黄克武只得原地站住。那奉天兵一瘸一拐地过来，劈头先给黄克武一个大耳光：“小兔崽子！你眼睛让狗吃啦？”黄克武咬着牙，瞪着枪口一声不吭。奉天兵斜眼看见他身上的包袱，眼睛一亮，嘴里嚷着：“老子怀疑你是叛军的奸细，拿过来！开包检查！”说着伸手就要去拽。这包袱干系重大，黄克武哪肯让他碰，身子一旋，轻轻避了过去。

奉天兵大怒，骂了句“不识抬举”，抬枪就要扣动扳机。黄克武情急之下，上前半步，右手抓起他的枪管朝上抬，左手迅捷如电，一记手刀切他的脖颈。乓的一声枪响，子弹擦着黄克武头顶飞上半空，奉天兵软软地昏倒在地。

黄克武摸了摸脑袋，脸色煞白。自己若是慢了半步，恐怕已被莫名其妙地打死在街头。堂堂帝都，首善之地，什么时候已经乱到了这种地步？他怔怔呆了几秒，猛然想起还有要事在身，急忙丢开步枪，把包袱重新背紧，转身钻进漫天黄沙之中。过了不多时，几个影影绰绰的行人靠近，见奉天兵昏迷不醒，便一哄而上，把他衣服扒了个精光，连步枪都扛走了。

黄克武摆脱了奉天兵，一气跑过宣武门，直到储库营胡同东头的太原会馆门口才停下来。这段距离可不近，他觉得肺里头跟浇了一勺开水似的，辣心辣肺，不得不稍微停下来，双手扶着膝盖大口大口地喘气。他一抬头，看到一个戴着圆框眼镜的白净后生站在胡同口的歪脖老槐树下，显然已等候多时。

“拿来了？”那后生问。

黄克武小心翼翼地宝蓝皮儿包袱捧住，爱惜地摸了摸：“这一路上波折不少，差点没给弄坏了。”

黄克武正要解开，白净后生冲他丢了个眼色，示意噤声。黄克武环顾四周，这才发现在太原会馆附近站着不少巡警，他们三三两两站在黄尘中，像是午夜坟地里的阴魂，看不清形体和相貌，却透着凛凛恶意。“慢慢走，别跑，别回头。”白净后生压低声音叮嘱了几句，然后两人并肩往胡同里头走去。

走进十步，黄克武这才急不可待地问道：“刘一鸣，到底出什么事了？”被叫了名字的年轻人扶了扶眼镜，吐出四个字：“大难临头。”黄克武气得猛推了他肩膀一把：“我跑了半个北京城，还差点挨了一枪子儿，你就不能把话一次说完？到底是谁要对付五脉？”

刘一鸣知道这家伙性子急，叹息一声，又吐出三个字：“吴郁文。”黄克武一听这个名字，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：“吴阎王？”

刘一鸣点点头。吴郁文是京师警察厅侦缉处处长，是奉系军阀在北京城里的一条恶犬，为人阴毒狠辣，动辄将人灭门破家，外号“吴阎王”。去年警察厅在西交民巷京师看守所绞死了二十几个共产党，据说为首的李大钊就是吴郁文亲自动的手；前年《京报》主编邵飘萍被枪决，也是吴郁文下令执行的。他手里的人命，只怕比府前街南边的乌鸦还多，老百姓一提到这名字，没有不哆嗦的。

黄克武放慢了脚步，一脸疑惑：“他抓人，咱们五脉鉴宝，跟他井水不犯河水，他想干吗？”

刘一鸣拍拍他的肩膀：“你整天练武，偶尔也该看看报纸。国民革命军已经打到山东，张作霖在北京没几天好日子了，盛传要跑回东北去。吴郁文是张作霖的走狗，做了这么多恶事，主子一走，他也慌了。”

“他不会是想抢咱们的古董吧？”

“不是抢，而是卖。”刘一鸣咬着这个“卖”字，脸上都是讽刺。

黄克武知道这家伙是个说一藏十的慢性子，催促道：“别卖关子了，快说快说，怎么个卖法？”

刘一鸣抬手一指胡同前头：“他今儿过生日，请了京城里有名的几十位商人来祝寿，说自己无心仕途，准备归隐家乡。手里有几件上好的古玩，愿意忍痛割爱，转赠给有缘之人……你明白了？嗯？”他说话总喜欢押尾带个反问的音，像个教训学生的老夫子似的。

黄克武瞪眼大叫：“什么忍痛割爱，这不就是拿假货讹钱嘛！”刘一鸣嘿嘿冷笑：

“谁说是假货？人家吴阎王请了咱们五脉，要当场鉴定估价，以示公平。”黄克武停下脚步，神情骇然，这才明白刘一鸣说的“大难临头”是什么意思。

五脉是京城古董界的泰山北斗，许、刘、黄、沈、药五家聚为一朵“明眼梅花”，掌的是整个古董行当的眼，定的是鉴宝界的星。吴阎王请五脉来鉴宝，显然是打算借助“明眼梅花”这块金字招牌，把价格抬上去。

对于五脉来说，这是个极为棘手的两难局面。吴阎王摆明了要用赝品讹人，五脉若实话实说，吴阎王一翻脸即成灭顶之灾；可若是昧着良心把假的说成真的，贱的抬成贵的，那五脉的金字招牌可就彻底砸了，以后谁还敢找五脉？

左右都是死路一条，这根本就是一个绝户的局面！

“那……家里派谁来掌眼？”黄克武皱眉道。

刘一鸣嘲讽地一扬手臂：“沈族长、药伯父、你二伯、我三叔，来了十几个人，家里的高手都到齐了，这会儿正在二进宅子里商量到底该派谁去。你推我，我推你，半天没个章程，几家子人，没一个有担当的！”

刘一鸣说这话的时候，脸上的厌恶毫不掩饰。黄克武脑子里浮现出的情景是一群关在铁笼子里的猴子，做猴脑的大师傅拎着菜刀一过来，猴子们互相推挤，拼命把同伴往外推。

他无奈问道：“哎，大刘，你主意多，有啥办法没有？”刘一鸣在他们这一辈里，算是深有谋略，平时鬼主意不少，黄克武最信得过。不料刘一鸣摇摇头：“这个局面，谁来也救不了。”

黄克武愤愤道：“张作霖都要完蛋了，我就不信他吴阎王还敢这么嚣张！大不了跟他拼了！”刘一鸣给他泼了一头凉水：“就算张大帅明天就走，吴阎王想收拾咱们，一晚上就够了。人家手下几百个带枪的警察，五脉就是一群书生，拿什么跟人家拼？嗯？”黄克武被问住了，瞪着眼睛噎了半天，一拳砸在胡同墙壁上，半截人丹广告和砖皮噼里啪啦地掉了下来。

“大争之世，笔不如枪。五脉传承千年，也许就到今日了。”刘一鸣拿下眼镜用衣角擦了擦，老气横秋地感叹道。

“别瞎说，多不吉利！”黄克武捶了他一拳，拳势却有些发虚。刘一鸣嘿嘿一笑，也不多说。

这条胡同两侧是太原会馆和成都会馆，平日里车水马龙，聚集着各地的商人学

子，可如今八扇轩敞门前干干净净，几乎没人，大家似乎都听到了什么风声。两人穿过大半条胡同，来到胡同西边一处大宅子门前。这大宅院气魄不小，一道垂花门，两个抱鼓石。两扇漆黑的铜环大门紧闭着，两个奉天兵守在两侧，看那姿态好似墓道前摆的阴森石像。一股难以言喻的煞气浮在宅子上空，连“皇煞风”都吹不散。

警察都被派到胡同口，守门的则是奉天兵，看来吴郁文今天是铁了心要以势压人了。

守门的士兵早已接到了指示，今天吴队长的寿宴，来的宾客许进不许出。他们看见刘、黄二人到了，也不阻拦，推门让他们进去。两人绕过照壁进了院子，黄克武一愣。

这种刮风天，院子里居然还摆了七八张枣木圆桌。桌上潦草地摆着一壶茶，几盘果品，大风一起就落满灰土，也没人碰。每张桌子边都坐着五六个人，个个愁眉苦脸，垂坐在椅子上也不言语，如同泥塑。没有知客的管事，也没戏班子唱曲儿，只有十来个士兵站在东西两厢门口，擦着枪，抽着卷烟，不怀好意地盯着他们，好像野猫盯着老鼠一样。

刘、黄二人从席间穿行而过，黄克武左右张望，能够认出差不多七八成的宾客，都是京城里叫得上号的大商人。这些家伙平时穿的都是绸面，今天却特地换了身布衫，那点小心思不言而喻。

本来这些大商家背后都有政界的靠山，吴郁文平时也不敢招惹。可如今局势大乱，那帮子高官自顾尚且不暇，哪里有空管这些人。吴郁文自己打算一跑了之，不怕得罪人，所以才想把他们拘过来，做笔一锤子买卖。黄克武虽然憨直，脑子却不笨，这个局面很快就想明白了。

忽然一个人从席间猛然站起，奉天兵们的长枪哗啦一下都抬了起来。那人吓得连忙抬起双手连声解释：“我就是跟他说个话，说个话……”然后扯住了刘一鸣的袖子。刘一鸣认出他是正德祥的老板，跟自己算是半个熟人，于是客客气气道：“王老板，您有事？”

王老板面带焦虑：“你们五脉到底打算怎么办？”刘一鸣道：“这不是还在里头商量着呢嘛。”王老板突然一拱手，刻意提高了声音，让周围的一群宾客都能听得见：“明眼梅花的名头，京城里人人皆知。去伪存真，明察秋毫，那是半点不会含糊的，有他们在，咱们尽可以放心！”周围的“泥塑们”听见这话，纷纷活了过来，也七嘴

八舌夸赞起来。

刘一鸣听出来了，这帮商人不敢顶撞吴郁文，只好向五脉施加压力。他也不多说，只向四周一拱手：“五脉一定会给各位一个公道。”然后拽着黄克武赶紧往里面走。

过了月门，黄克武低声道：“你说这吴郁文，直接要钱不就得了？何必打什么古董买卖的旗号，这不脱裤子放屁吗？”刘一鸣道：“直接要钱，那算敲诈；现在是做买卖，估价的是五脉，他照价收钱，挨骂也是咱们在前头顶着。嘿嘿，吴阎王分寸可拿得很准呢。”

“大刘你看得倒是明白，可没啥用啊！”黄克武埋怨道。

“所以你以后别老催我说……”刘一鸣仰首望天，口气悠悠，“多说无益，嗯？”

说话间两人进了二进的小院子。院子里没有圆桌，只有几条长凳。十来名长衫男子或坐或站，有的背着手在院子里踱步。黄克武扫了一眼，老态龙钟的族长沈默端正中，默然不语，旁边一个四十多岁的长衫男子面无表情，负手而立。五脉各家的长辈围在四周，还有几位被族里寄予厚望的年轻高手在后头站着。五脉的精英，差不多都来齐了。

这些人加到一起的学问，能把吴郁文比出几条大街去。可人家手里有枪，所以他们只能在这小院里坐困愁城。

刘一鸣走了几步，突然轻轻发出一声“咦”，似乎觉察出什么异样。黄克武侧头问他怎么了，刘一鸣摇摇头没说什么。

他出去接黄克武时，这些人正争吵不休，可现在不知为何都安静了下来。他们虽然还是愁眉不展，但眉眼之间带着微妙的如释重负。才离开短短十分钟，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刘一鸣疑窦大起。

看到刘一鸣、黄克武来了，众人让开一条路。两人走到族长沈默跟前，黄克武把包袱解下来，躬身说：“大爷爷，东西送到了。”沈默双手拄着拐杖，低垂的眼皮只是微微扯动了一下。他旁边那名男子开口道：“那就往里送吧，别让人等急了。”

说话的人叫药慎行，他本家精通瓷器，其他几行也十分精通，此人长袖善舞，擅长结交人物，是族里公认的下一任族长的人选。他代表族长发号施令，也算正常。

刘一鸣双眼一眯。药慎行这话听着有意思。往里送？这么说，家里派去给吴郁文掌眼的人选已经定了？

黄克武站在原地，却没人接他手里的包袱。那些精英人物都不经意地把脸别过

去，装作没看见。药慎行说了把包袱往里送，可没明确提出让谁去送。刘一鸣心中冷笑，家里这些长辈一贯如此，他们怕被连累，连送包袱都不敢。他一扯黄克武的包袱：“老黄，没听见族长说的吗？咱们走。”

“一鸣，回来，你去凑什么热闹！”刘一鸣的三叔在人群里喝了一句。旁边黄克武的二伯斜眼道：“你家刘一鸣不去，凭什么让我们家克武去？”两人眼看就要争起来了，沈默不耐烦地蹶了一下拐杖：“吵什么吵！一鸣、克武，你们一起去。你们年纪轻，谅人家也不会为难。”

刘一鸣耸耸鼻子，一分钟都不愿意跟这些人同处一院，一拽黄克武，两人并肩离开那一群各怀心思的人，来到了三进院子。

“大黄，你看到了吧？这就是五脉如今的德行。”刘一鸣低声说，难得地从神色里露出几分激愤。黄克武不知该怎么接话，只能讪讪道：“长辈有长辈的计较，你也别生气。”刘一鸣抬起头来：“他们的计较？他们的计较就好比这天气，灰蒙蒙，黑压压，教人窒息，逃都逃不……唉，算了，不说了。”他抬腿径直走入三进，黄克武愣了一下，连忙跟了过去。

这宅子一进招待富商，二进招待五脉，再往里走过一个小门就是吴郁文的内宅。朱漆门半开，两只防风大红灯笼吊在两侧，如同一头饕餮瞪圆了双眼，张开大口，等着吞食。黄克武瞪着眼睛抬头望望天空，仍是一片昏黄混沌，昼夜难分。

“你猜会是谁在里头？”黄克武突然问。

“无论是谁在里头，他这辈子已经彻底完蛋了。可惜他替五脉受过，却只有两个年轻后生给他送行。”刘一鸣扶了扶眼镜，半是嘲讽半是感叹。

他虽然只是家中年青一代的子弟，见事却极准。对于五脉来说，这次绝户局面唯一的破法就是壮士断腕，指派一人去鉴宝，帮吴哄抬价格，渡过这一劫，然后再把他开革出家，给那些富商一个交代。以一人声名，换五脉平安，说难听点，就是背黑锅。

之前争吵就是因为谁也不愿意牺牲。现在这个背黑锅的终于选出来了，自然是皆大欢喜。可刘一鸣刚才数了数，院子里的人都在，一个不少，那么最后被推出笼子的猴子到底是谁？

两人前脚迈过木门槛，后脚还没迈，先听到屋里传来一阵长笑。

这笑声阴恻恻的如蛇头吐芯，两人都听出来这是吴郁文的招牌笑声。京城有俗

谚：宁听老鸱叫，莫闻阎王笑。吴郁文一笑，必见血光之灾。他们对视一眼，急忙掀帘进屋，先入眼的是占了半个房间的旗人炕桌，修成架子床的模样，上头搁着张梨花木的矮腿宽沿炕桌，桌上摆着一副象棋。棋盘两侧各坐一人。

左边的人塌眉尖颌，颅骨形状从皮下凸起一圈，胸口挂着张作霖亲自颁发的文虎勋章，正是人见人怕的吴阎王。他盘腿正坐，眼睛盯着棋盘，右手把玩着一把银手枪，食指时不时去轻挠一下扳机，隐隐的杀气充盈屋间。右边的人却在喝茶，他放下茶盏，微微侧头，昏暗的电气灯照亮了半边脸颊。

“许一城？”

黄克武瞪大了眼睛，脱口而出。身边的刘一鸣也露出了惊讶之色。

许一城是五脉里许家的嫡系传人。许家号称五脉正宗，可一直人丁稀薄，到这一代只剩许一城一个。此人天分奇高，沈默本把他当族长接班人来培养，但他行事离经叛道，颇为五脉人诟病。后来不知出了什么事，他终于离家而去，从此游离于五脉之外，几乎与五脉没什么来往。对刘一鸣、黄克武来说，许一城神龙见首不见尾，更像是个活在“听说”中的人物。

想不到来为吴阎王掌眼的人选，居然是他。刘一鸣心中一盘算，刚才院子里没他，肯定是十分钟前刚到的。不知他是被那群人推出来的，还是毛遂自荐，无所谓了，反正结局没差。刘一鸣同情地想。

许一城和吴郁文对响动恍若未闻，两人只看着棋盘。吴郁文沉吟许久，挪动一步。许一城轻轻一笑，拈起一枚车，往九宫前一搁，说道：“将！吴队长，您的大帅再不跑，可就来不及啦。”他的嗓音清脆，态度娴雅，似乎对这盘棋的胜负并不是很在意。

吴郁文白了他一眼，觉得这小子话里有话，可又不好发作。他盯着棋盘琢磨了一阵，心里不知为何，被那句话搅得越来越烦乱，索性一推棋盘：“不下了，和了吧。”

许一城这才抬起头来，看了两人一眼：“你们来了？”两人讪讪不知如何作答，许一城对吴郁文道：“这是黄家和刘家的两个小家伙。”

吴郁文连眼也不抬：“东西拿来了吗？”黄克武上前一步，把宝蓝皮儿的包袱递过去。许一城接过去搁在炕上，随手解开，里面露出一卷黑布。他把黑布一摊，里头顿时射出一股金锐之气。连如老僧般坐定的吴阎王，都不由得抬眼看过来。这布上衬着一块亮褐色熟牛皮，牛皮侧面烙着一个四合如意云的小印，且不是寻常锦缎上的四



合如意云纹，中间多了一轮日头，如破云而出，颇为抢眼。牛皮上别着一排小巧精致的工具，有钩有铲，有刺有钻，黝黑的精钢质地，黄杨木的云边握手，一式俱是五寸长短。

“好利器。”吴阎王赞道。

许一城从黑布上取下一把小铲，五指灵巧地来回拨弄，让人眼花缭乱：“这套玩意儿叫海底针，是乾隆年间一位名匠打造出来的，用来鉴定古器极为便当。五脉把这套当作传家之宝，轻易不示人。若不是吴队长你面子大，沈老爷子还不肯借呢。”

“现在，海底针既然到了，那就麻烦许先生你赶紧给掌掌眼，估个价吧。”

这时候刘、黄二人才注意到，炕的另外一头搁着大约有二十来个人头大小的布包。布就是一般的蓝细布，裹得严严实实，不知里头是什么。这应该就是吴郁文打算卖的“宝贝”了。正经买卖古董的人，都是拿锦盒木椽盛着物件，只有那些急着把贼赃脱手的小偷，才不知珍惜，胡乱用布包着宝贝卖。

刘一鸣、黄克武在旁边沉默地站着，想看看这传说中的许一城会怎么办。许一城是许家唯一的传人，万一惹急了吴阎王被一枪崩了，五脉可就要绝一门了。不知道沈默老头子是自己犯糊涂，还是被人撺掇——五脉里看不惯许一城的人，可着实不少。

“那些人，还是窝里斗最在行。”刘一鸣心中冷笑。

黄克武有些担忧地推了他一把，指望他发表些言论，刘一鸣却下巴一抬，示意等着看。

许一城似不着急，点点棋盘：“您真不再琢磨琢磨这残局了？”吴郁文不耐烦道：“时候不早了，别让外头的人等急了。”许一城微微一笑，把棋盘一拂：“也好，也好，您希望先看哪件？”吴郁文把枪口一拨，点了点手边的一摞棋子：“就先看看这副象棋吧。”

刘一鸣和黄克武这才注意到这副棋。灯光下，这三十二枚棋子黄澄澄的，上头木质纹路如云行江山，江、山、云层次分明；侧面浅刻填金的蕉叶纹，细看那蕉叶下还趴着一只福寿蝠。棋上的字分黑红二色楷字，铁画银钩，一看就是出自名家手笔。两人阅历尚浅，一时间还真分辨不出来历。

“这是万历年的御制金丝楠木象棋，说不定还是万历皇帝亲自下过的，你可得细细估估。”吴郁文阴沉沉地补充了一句。他看人有个特点，低头含胸，双目高抬，始终带着森森的狠意，颇有评书里司马懿狼顾鹰视之相。